

红药年年为谁生

◎余慧



“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？”从诗经到唐诗、宋词，花开花落几千年。初夏时节，芍药，缓缓开矣。

春花次第凋零，芍药适时而开，也带来了初夏的气息。刚刚过了谷雨节气，被称为谷雨花的牡丹和芍药长得颇为相似。说起来，芍药与“百花之王”牡丹是“表姐妹”，同属芍药科。相比牡丹的艳丽富贵，芍药则清丽素雅，安安静静地绽放着自己的美，不事张扬。

牡丹更适合被供养在园林里，供人膜拜观赏，可远观而不可近亵，有一种距离感。芍药则家常得很，庭院里、篱笆下、家前屋后，都可以栽植，并不需要多大的排场。芍药开起来是一簇簇的，像家里的姐妹们，挤挤挨挨在一起，不争奇斗艳，也不互相媲美，只是各自开放着。

友人赠我一束粉白芍药。起初是很小的花骨朵，裹得紧紧的，有一种欲语还休的羞涩。我修剪了花枝，把它们养在水里，叫作“醒花”。隔了一日，花儿果真像醒了似的，花枝挺了起来，花瓣儿渐渐张开，密密的、层层的，像姑娘披着的柔曼的轻纱，婉约清丽。

芍药花初见不惊艳，却耐看，越看越有味道。我见过最美的芍药，是好友璨璨家院子里的。这芍药，是她家刚搬进这座院子时就栽下的，至今已有20多年，当年她还待字闺中，芍药花年年如期开放，见证了她父母相濡以沫的爱情，也见证了她从小女儿到母亲的历程。

璨璨父母已经过了金婚，耄耋之年的两个老人却极为乐观开朗。母亲是个娇俏的人儿，80多岁的人，笑容依然纯真烂漫，那是被幸福的生活滋养出来的。母亲是如东人，当年是方圆数里的美人，父亲是如皋人，年少时跟随家人搬迁至如东小镇，和母亲成了邻居。母亲去井边担水，被父亲遇见，于是也天天去井边，一来二去，青梅竹马，相识相知15年后，终成伉俪。

璨璨父母极爱花草，院子里栽满了花草树木。母亲人长得美也爱美，家中一年四季少不了花，母亲爱赏花，父亲则

爱栽花，情投意合的一对人儿。父亲年轻时走南闯北，是个有见识的人，这也让他特别喜欢到处旅游看风景。最近几年，父亲的身体不如以前了，不方便出远门。这满院的花草树木，便成了父亲眼里最美的风景。芍药花开的季节，父亲坐在椅子上看着当年亲手栽下的花儿，开得正盛，心里别提有多开心。其中最美的一朵花儿正对着厨房的窗口，母亲做饭时一抬头便能看到。

芍药花期有20多天，随着初夏临近，花儿也开到了极致。这丛芍药是重瓣儿的，花色玫红，比粉色更俏丽些，比红色更秀气些。特别是一场雨水过后，冲刷了浮尘，枝叶和花朵上，滚动着珠圆玉润的雨滴，别有一种“清水出‘芍药’，天然去雕饰”的美。相传古时男女若生情意，就会相赠芍药花，花语是情有所钟，寄托相思与爱意。

芍药也与青春有关。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二回“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”中写道：“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，业经香梦沉酣，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，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，手中的扇子在地下，也半被落花埋了，一群蜂蝶闹嚷嚷地围着他，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。”蒋勋先生评说：真性情的她留下了红楼梦里最美的画面。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，在芍药花丛里睡着了，花瓣落满一身，那种美和快乐，那种酣畅淋漓，是最美的青春。

芍药最早见诸文字始于《诗经·郑风》：“维士与女，伊其相谑，赠之以勺药（芍药）”，两情相悦的人儿，互述爱慕，将要离别的时候，赠芍药以表情思，芍药又有“将离”之名。古人认为芍药是百花中最早得名的，在夏、商、周时代就被传颂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芍药：“广砌罗红药，疏窗荫绿筠。”李商隐有诗云：“绿筠遗粉箨，红药绽香苞。”红药就是芍药，大约古时候芍药以红色居多。

南宋词人姜夔《扬州慢》则写道：“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？”一见钟情，一生牵挂，当然是为最爱的人。



海棠花开

◎孙镜福



欲速不达行路难

◎曹桂明

去年12月29日晚上从桐乡回家，车子高速失速，我在应急车道等待高速施救。

我并不甘心等待，稍作停留，发动机冷却之后，再次启动前行。车行两里，我再次打起双闪，支起警示标志。第一次在高速上吹风，体会别人看我的感觉。也第一次领略“微冷”“竹杖芒鞋轻胜马”的伶仃。

好不容易支撑到长安服务区，根据仪表读出的信息，发动机故障和机油灯报警同时亮起。我买机油补充进去，又担心不足，直到顶到刻度上限。这一波的操作，像打了鸡血，仪表正常，我又重开了音响，车厢里继续着汪峰的烟熏嗓“我要飞得更高”。

车行一里，再次趴窝，连续鼓励它几次，似乎并不领情，我有些后悔回家的决定。

路途不算太远，半小时后，浙江高速免费施救人员赶到。一下高速，我便赶紧

联系修车师傅。小伙子颇为热情，但故障一时难以判定，只能等车有了反应再挪到他的修车铺。

车子数据读写，并没有给出清晰的指向，初步怀疑，机油超出，影响动力。重新换了机油，汽车仍然情绪低落，完全一副不肯回家的样子。

大脑和解码器把思路引向了变速箱，又是一通外援电话，还好外援没空。油路堵塞被纳入考虑，显然这些状况对年轻的车行老板来说是个附加题，前面的判断思考基本全错。两个人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围着车子前后乱转。

外面的雾气开始弥漫进车铺，远处的霓虹逐渐模糊起来。小师傅不再给我辅导修车的经验，我被升格为修车助理。管路疏通后，车架被重新升起，汽油滤芯器被纳入考虑，清理吹干，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服我。

“不会是缺油吧？要是这样就太冤了。”小伙子有些自言自语。

“不可能，我自己加的油，跑多少公里我知道的，再说油表在那里摆着呢。”我显然不赞成他的推断。

我坚定的语气，抵不上小师傅弱弱的一句：“万一油表显示坏了呢？”

把最终的赌注押在了油箱上很显然是个误区，油箱和仪表并没有让我失望，汽油泵退无可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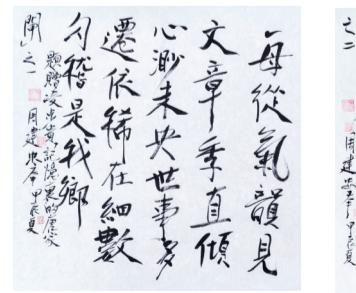
等待滴滴送货的半小时，我需要一碗羊肉汤来暖暖身子，安抚一下焦躁不安的情绪。这时才注意到桐乡茅盾文学馆陈馆长的信息：“你还在桐乡吗？”夜深了，不便语音打扰，一段话概括了我当时的心境：“乌镇有雾，桐乡望乡，茅盾故里车抛锚；杭州不航，临安不安，南通过客路难通。”

肚里有货，面色和汤色一样红润。装配调试，油如泪涌，众人的笑意写在脸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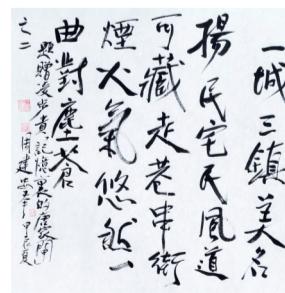
夜朦胧，雾朦胧，冬夜莫叹时日短；风有情，雨有情，一路向北思念长。

题赠凌步贵《记忆里的唐家闸》

◎周建忠



每从气韵见文章，
季直倾心渺未央。
世事多迁依稀在，
细数勾稽是我乡。



一城三镇美名扬，
民宅民风道可藏。
走巷串街烟火气，
悠然一曲对尘埃。

